

峨眉山之子

张素珍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自序

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在图书馆某报上见到一篇通讯——《峨眉山救险》，又从另一些报上见到《营救峨眉山探险青年》、《峨眉山救险记》……那阵子先后见到二十余家新闻单位相继报导：八位峨眉山青年下舍身岩探险迷途遇险，政府组织百人营救，历时一周，七人得救生还，一人丧生。

又一个偶然机会，与一位探险知情者闲聊，渐渐被探险者们特别是其中的莫江的突出表现、舍生救人的事迹深深感动。

也是一个偶然机会，与莫江挚友（即书中的黎敏）及莫江在某铁合金厂工作时的一位同事相遇。闲聊中，那位同事谈及莫江十八岁（刚参加工作不到三个月）时，在一次烧伤、治伤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雷锋似的崇高思想境界，使我悚然心动。于是，我到 he 原来工作过的车间、受伤的炉旁，采访了他的领导和师傅们以及护理过他的同事。又几次去金顶索道公司采访经理、同事。还采访了他的亲人、家人、朋友、寻觅、发现、拾运他遗体的一些老药农，并特地请老药农卢月洪当向导，登上舍身崖下的思秋坪，观察舍身岩的复杂、奇险地形及莫江因救人而殉难之处，从而体验到探险队员们的艰辛、莫江舍身救人的决心、党和政府以及营救人员的爱心与苦心。历经两个多月的座谈、采访，像燕子衔泥，像建筑者备料，笔记了几大本。一件件一

桩桩感人事迹无不述说着莫江闪光的人生，述说着他舍身救人并非偶然。我的心承受着他灵魂的冲撞，一种历史责任感催促我，怀着像救他生命般的迫切心情，熬过了多少个白天黑夜，将他一生中美丽的小花分类、整理，认真构思……，他终于在我心中复活起来了！

莫江生于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的第四天，成长在全国学习雷锋的大环境氛围之中，家庭、学校、社会的熏陶濡染，使他成为雷锋式的高尚的人，可爱的人。他处处、事事体现了爱。他爱学习，爱工作，爱国，爱家，爱惜生命而又爱人胜己，舍己救人。就是这“爱的魔力”形成了他独特的性格，使他成为了平凡而伟大的人。

据说，莫江殉难后，人们曾一度议论纷纭：有人说他是金，有人说他是泥，继后就是沉默。我说闪光的不一定是金，泥土掩盖着的金无法闪光。我愿作个掘金者，斗胆地为他写传记文学作品，把他话脱脱展现给社会。他是峨眉山乳汁哺育成长的峨眉山的好儿子，峨眉人不应忘记他，峨眉山的历史应有他的位置。

书中的主人公艾义蒂即是莫江。他与他的朋友们、同事们是时代的沃土所孕育的新一代青年。

也许有人说，莫江虽是为救人而舍身，但此次探险未能成功。莫江凡事先为他人着想，在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他身受重伤，处于绝境，还一心想着别人，说：“我不行了，你们不要管我，按原路转去，照顾好自己，我不能关照你们了。”即使在生命弥留之际，他仍很平静，只要别人活着，他无怨无悔。这金子般的心，还不算伟大，什么才叫伟大呢？难道只有成功才算伟大，而成“仁”就不算伟大？

也许有人要说他有点缺点，甚至有错误。是的，我没有把他看成一个完人。因为他还年轻，不够成熟老练，考虑问题不全面，

过于自信，对困难估计不足。尧茂书凭着一腔爱国心，一片长江情，首飘长江竟被长江所吞噬，受到人们的钦佩。莫江是为救活他人而舍身的呀，难道不可以原谅他的缺点吗？

我在写《峨眉山之子》的过程中，多次潸然泪下。我总感觉他没有死，他就在我身边。不，他屹立于我心中，但愿每个求进步的读者掩卷深思，以艾义蒂为明镜，回顾你的人生之路以及如何对待人生，鞭策自己不断前进。

《峨眉山之子》算不上培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花的一块沃土，姑且把它当作一块小泥丸吧！如果读者能从中汲取点孕育精神文明之花的养分，我也颇感欣慰。

张素珍

一九九七年一月三十日

章 目

自 序	(1)
引 子	(1)
一 毛耳朵	(6)
二 分 忧	(9)
三 濡 染	(15)
四 学校生活	(24)
五 冶炼工	(37)
六 人生急转弯	(40)
七 生死搏击	(44)
八 磨炼人生	(56)
九 探 试	(62)
十 举过头	(70)
十一 复 岗	(76)
十二 婚 事	(112)
十三 武馆里的杰作	(126)
十四 新的起点	(128)

十五	金顶闪烁一颗星·····	(133)
十六	陨星坠落舍身岩·····	(143)
十七	老鹰岩边呼救声·····	(174)
十八	大营救·····	(178)
十九	悲声戚戚唤英魂·····	(184)
后 记·····		(190)

引 子

31岁的艾义蒂走了。他走得那样突然，走得那样凄怆，走得那样孤寂。人们千呼万唤，千百人含泪寻觅，寻觅，一周之后才在峨眉山舍身崖下找到他的尸体，亲友们，不，所有见闻者，无不悲恸落泪，无不深切怀念。同事们将他的骨灰埋于峨眉城郊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他的精神永远与日月同辉。

才葬下的那些日子，祭奠、瞻仰者络绎不绝，人们在他坟墓周围转呀转呀，转去转来久久不肯离去。多少花环、纸钱、水果，还有洒洒墓地，泪如雨下。

每逢中秋、除夕、清明，人们摩肩接踵来祭祀，见坟如见人，更添几许思念。

一九九五年春某日，是艾义蒂殉难周年。坟墓上松柏、万年青、草丛、藤蔓，密密层层，把整座坟墓打扮得像一座碧翠的小丘。“丘”顶盛开着几束绚丽小花。

随着时间流逝，他越走越远了，而亲人朋友们对他的怀念不仅无减反而与日俱增。周年那天，朋友们为表哀思频烧纸钱，烟雾缭绕，燃尽的纸钱随风像蝙蝠、像乌鸦飞飘天空。祭奠者们，或长跪不起，或低头啜泣，或轻声呼唤其名……从早晨至夕阳西下，祭拜者不绝。离开坟墓时都像亲人告别一样频频回首，又相

互以异乎寻常的眼神和痛苦的面部表情告诉对方，自己对义蒂充满哀挽之情。

一阵阵风拂来，啊，义蒂，是你的魂灵归来与爱你的人们聚晤答谢；墓上绿草、鲜花微微点头，是你在向亲友们颌首、致意。

那劲草松柏，象征你坚韧顽强的性格，那鲜花，就是你高尚的品质。万年青象征你的精神永存。你在生时，处处时时给人以阳光；死后犹开出美艳的花朵，薰染人的情操，给人以温馨幸福。

义蒂逝世周年那晚，月也似乎在悲泣，若明似暗。义蒂生前好友七人：敏、平、根、健、松、成、明，走进一家餐馆内堂，围着一张圆桌坐下。谁也没吱声，心情都一样沉重，都沉浸在悲凄肃穆的氛围中。

以前和义蒂一起进餐馆，随便点几个菜，便嘻嘻哈哈吃起来。可今夜，平，从服务员手中接过菜谱以后，仔细观看，又沉思，沉思之后又看菜谱，然后才用铅笔轻轻在他选定的菜谱上打个“√”，递给其余六人过目、斟酌。一看，已点了二十来个菜。有五个点头认可，敏却提出异议：“义蒂生前进餐没超过五菜一汤，我们如铺张，他会不悦的。”众说：“敏言之有理。”便定了三菜一汤。

服务员在七人面前摆上酒杯、碗筷，正转身欲行，他们异口同声说：“还少一人的餐具。”服务员伸出右手食指把人数了一遍说：“没错，七个人，七套餐具。”“还有一人，摆上。”服务员疑疑惑惑，又摆上了一套餐具。

菜上齐之后，可谁也没动筷，他们肃穆低头默哀三分钟。各自都在回忆与艾义蒂相聚的日子。敏想：义蒂，我俩同年同月同日生，犹如孪生兄弟，一起长大，患难相交，情同手足。你迟一年

上学，读三年级时我因病停学一年，四年级正好与你同班又同桌。一次遇一数学难题，你先做完，我叫你给我照抄，你恳切地说：“别急，你慢慢做，定能做好。我等着你做对了，一块儿去玩。”另一次，我先做完作业，你遇上一难题，好一阵做不起，我给你答案看，你却说：“你先玩吧，别等我。”

你爱画画儿，我也爱画画儿，你爱画祖国的山水田园。一个雨季的礼拜日，天气晴朗，你提了画板约我到南郊画峨眉山。画好后，你剪了一片黄锡箔贴在“峨眉山顶”上，兴奋地给我看：“金顶！金顶，好耀眼，好美！我们还没到过金顶哩，长大了一定去看个仔细，看个透彻，然后绘制峨眉山全景图指导游人。”

平默想：义蒂从小默默地向雷锋学习，为人捧出一片爱心，为人排忧解难。在学校，一根凳子坏了，别人不在意，你立即着手修，修出个崭新的模样；朋友的照相机坏了，有人说：“峨眉电器维修铺也难修好，只有跑成都为它找医生了。”你说：“别去成都，也别去峨眉电器维修铺——你们听说过‘鲍丁解牛’吗？如我们像鲍丁了解牛一样把照相机的构造和各部件的功能弄得一清二楚，就自然知道毛病出在何处了。”你先看了照相机的说明书，构造图，然后拆了装，装了拆，不到半天时间，就把照相机给修好了。

根默想：义蒂，你虽然是我哥的朋友，可我第一次见到你后，你就留在我记忆中不走了。你的言谈举止，给我的印象是真诚、温馨的。后来，多次接触，知道你刻苦学习，爱好广泛，极富幽默感，于是，你不仅是我哥的朋友，也是我的挚友。

健默想：义蒂，你善解人意。一次，一位同事的夫妇关系紧张，经你多次开导劝说，终于使他们重归于好；我因失足坐牢，你不仅不嫌弃我，还关照我的家庭，又来探监，从思想上开导我，使我异常感动，点燃了我生命的火花。

松默想：义蒂哥，你是我的同事，又是我的师傅。我从小身体羸弱，缺乏韧性，可你不嫌弃我，把我作为武功徒弟的首选人。为了带好我又不影响工作，每天凌晨4点钟就起来叫我练功，一见我有畏难情绪，就耐心启发我说：“高尚、健康、求知、创造，才算完美的人生。”你是我的精神支柱，我亲切地叫你“义蒂大哥。”

明默想：义蒂，你曾对我说：“我常想，人从生至死，需要多少人为我们服务，给我们以爱啊，所以，我们也要想到为别人献出爱，哪怕是一点点。”

健默想：一个休假日，你带领我们到报国寺帮助友人装修住宅，傍晚返峨眉城，行至喷泉花园处，突见围着一群人，你凑上去一看，是一骑摩托车的将一个农民的手臂划了一个小口子，农民叫那人给点医药费，他不仅不给，还气势汹汹地说那农民是无赖。你凑上去，义正辞严地批评那人，并叫他向农民赔礼道歉和给医药费。那人不得不掏出两元钱，很不服气地扔在地上，让农民去拾，骑上摩托车就要溜。你见此情景，极为气愤，啪，将其摩托车锁上，喝令道：把钱拾起来，双手递给受害者，并赔礼道歉，否则别想走路——走，找交管所评理去！”那人见你如此仗义，不得不照办了。

他们围立于桌边默默思念义蒂，泪珠簌簌滚落。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菜也凉了，服务员走来惊讶地说：“你们怎么啦，还有一个人怎么不来？”

敏极为悲恻地说：“义蒂，今天是你逝世周年纪念日，我们特地设宴，邀请你和我们进餐。桌上都是你生前喜欢吃的菜，让我们与你共享吧！请。”七人举起杯，依次地将自己杯内的酒斟了一点在为义蒂准备的杯里，然后干杯。只有义蒂的酒杯未举起。他们回忆着他的音容笑貌，越想越悲痛。他们每进一口菜，也夹一筷菜放到义蒂的碗里，碗里堆的菜越来越多，他们的心情反更

难受了。

平见此餐不能再进行下去了，就提议，将“义蒂”杯中酒倒回各自杯内，然后说：“想起义蒂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多快乐，他带领我们生活多有意义！可他走了，走了一年了。我们今天纪念他，是为了学习他的精神。他走到哪里，都把周围的人当作可爱的朋友，都给人以爱心，都真心诚意地爱他们。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凡可爱的都要真心实意地去爱，去奉献爱心，不要迟疑与等待。朋友们，振作起来，义蒂不喜欢我们柔弱，让我们为发扬义蒂精神干杯！”众友起身高高举杯……

我被艾义蒂的朋友们对他的真挚友情所感动。他们对他的感情为何如此深厚呢？不禁想起春秋时期管仲的名言：“善人者，人亦善之。”人们对他之所以有深深的爱，是由于他为人们付出过真诚的爱。

年轻的义蒂为何有如此完美的个性？为何有如此高尚的精神境界？又为何于而立之年就划上了人生的休止符？

我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追溯他短暂的人生轨迹。

— 毛耳朵

胡贤德的产期越来越近了，虽没干肩挑背磨的重活，但从未缺勤一天。

夏末之夜，峨眉百花农场某队队员们在晚餐后陆陆续续步进队部，有的孩子也跟了来。微风夹着菜花与新翻的泥土的浓郁香气吹来，沁人心脾，凉爽，温馨。队部办公室中央悬挂的一盏煤气灯光亮闪烁，发出轻微的滋滋声。队员们有的叭哒着叶烟，有的在轻声闲侃神聊；有的女人，不放过一分一秒，一针一针地做着鞋垫什么的。孩儿们跑里跑外，捉迷藏，有的大人在嚷自己的孩子：“别乱窜，别吵闹，快回家去！”

嘈杂声中，胡贤德站起来说：“请大家安静，开会了。”倏地，全场鸦雀无声，一双双眸子投向了她的。她说：“今晚把工作安排一下。这期间，主要是春耕、夏收、匀苗、浇水灌地，除害灭虫。我要着重谈的，是各报纸已刊出了毛主席于1963年5月5日题的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今天是5月8日，我们应该行动起来向雷锋同志学习……”大会后，她又把几位组长留下来开会，将书面劳动规划分发给每个组长，又说有事可随时来她家商讨。她特别要求队员同志们教育子女向雷锋同志学习。

“呃，你想生个男孩，还是女孩？”胡贤德问丈夫。“我们已有两个女孩，我希望生个男孩。如生个男孩，我给他取名义蒂。艾，本也是爱的谐音；义，是希冀孩子成个有仁有义的人；蒂，是

瓜蒂、花蒂之意，没有蒂能有果吗？我希望他成为正直而讲仁爱的人，像雷锋一样的人。”

当晚，胡贤德果然生下个男孩，取名艾义蒂。

峨眉古城东北隅有一条约 20 米长、2 米宽的小巷，走到尽头往右拐，有一小院坝，院内有一口井，周围的低矮潮湿的平房，像围墙般把院坝围了起来。平房里住着七、八户人家，有小商贩，有教师，有工商业户，有地富家庭出身的机关工作人员，有一位县政府某科科长。而住在这儿的艾朴厚是乡区干部，其妻胡贤德是百花蔬菜农场的一位小队长。尽管层次不同，大家却相处得和睦融洽，像个大家庭。贤德产后尽管没声张，可邻居们听到婴孩啼哭，都纷纷买了鸡蛋或为孩子买了衣物前来祝贺。

小义蒂生下后的第七天，贤德把他抱到院坝里来见天，院里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及小朋友们都围拢来看。只见小义蒂穿着一件淡蓝淡蓝的“和尚衣”，眼大睁，小脑壳东车西绕，像春蚕一样本能地张嘴舔舌，想吃奶。当他侧转脖子吃奶时，一位邻居姑娘惊奇地喊了一声：“毛，耳朵上有毛！”大家凑近一看，果见义蒂左耳朵边上有一圈黑乎乎的毛。于是大家亲昵地异口同声地叫道：“毛耳朵，毛耳朵，嘻嘻，毛耳朵。”有的长辈说：“这是胎毛，长大一点，自然就没有了。”

“毛耳朵”很“懂事”，平时听不到他的哭叫声，不像有的婴孩哭夜，闹得大家不安宁。

四十天后，胡贤德照常当小队长，有空就主动参加集体劳动。小义蒂悄悄躺在床上，时眠时醒，也没有哭叫声，直到中午，妈妈才回来换尿片，有时小膀儿沤烂了，小屁股沤得通红通红的。

义蒂长到七八个月时，早上醒来就向着亮瓦、小窗喃喃发

语，像是说话，又像是歌唱，有时又不声不响地在床上爬起来爬去。只要他妈妈不在家，众邻居都要关心地进屋去看他，怕他滚下床。去看他时，他就仰头朝他们笑，伸手要求抱。邻居们个个喜欢他，人人爱他，像小皮球似地把他接过来，传过去，他只要醒着，就没落过床。他也一点不怯生。夏日炎炎，暑气难消，邻居哥哥姐姐在庭坝里放个大脚盆，盛上温水，放他下去坐着，他双手拍打盆里的水，溅得满脸满头都是水，他就咯咯地笑，把大家也逗笑。

邻居苏家有孩子七八个，他们特爱抱义蒂，爱逗他，给他饮食吃。小义蒂也特别爱他们。小义蒂从小就有同情心。一次，苏家的廷兰姐姐因病哭了，他先是定睛看，然后皱眉难过，继而“哇”地哭起来。廷兰停止了哭，他也停止了哭。

苏廷兰的父亲苏荫和艾朴厚情厚谊深，下一代又如此和睦。特别是苏家对小义蒂非常喜爱，更加深巩固了老一辈的友谊。

一天，艾朴厚对苏荫说：“我俩情同手足，你们一家对蒂儿的爱，我也深知。蒂儿娘想为他找个干爹，我看非你莫属了。”“小义蒂很乖，我非常喜欢，只要你不嫌弃，我非常乐意做他干爹。”苏荫喜悦地说。

就在那个礼拜天，朴厚和贤德提了酒肉糕点，牵着小义蒂来到苏荫家，教他向苏荫夫妇三鞠躬，教他叫“干爹、干妈”。苏荫夫妇给干儿子义蒂送了礼物，然后搂着他亲了又亲，直叫“小乖乖”。从此，只要见到苏荫夫妇，义蒂就跟前跟后地叫“干爹、干妈”。他们常常把他搂在怀里或将他举起来逗，小义蒂幸福得直笑。

二 分 忧

各单位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揪出来示众”、“横扫一切牛鬼神蛇”等大幅标语贴遍全城，街道两旁的大批判专栏一个挨一个，真有形势逼人、个个自危之感。小庭院的人家，除几位出身好的小手工业者、小商贩没有被揪斗外，都遭受到一样的厄运。那个出身不好，又曾批准一个出身不好的教师，在县文教科主持召开的班主任工作经验交流大会上作书面发言的科长，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其妻子是幼儿园的教师，亦因受他株连被打为“走资派老婆”而“挂起”。一对教师夫妇，也在学校双双挨斗。他们只有回到小庭院，才有自由，才有亲情般的友爱和温馨。

艾朴厚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挂起来已有几年了，他很少回家，偶尔回来也是晚回早去。但即使回来很晚了，他也要走户串门问寒问暖并劝慰他人正确对待，善自保重。

胡贤德所在的蔬菜农场里，几乎都是贫下中农，有着朴素的“阶级感情”。胡贤德既是“走资派老婆”，又是生产队的“当权派”，自然成为“众矢之的”。虽然还没有人公开喊揪她出来批斗，但她已感觉到“气候”反常，社员们的目光冷峻。以前，社员们亲切地叫：“胡队长”或“胡处处”，现在直呼其名；过去开生产队队员会时，会前再怎么嬉戏打玩，只要她一宣布：“请大家安静，我们开会了。”全场立即静得落根针在地上也能听见，大家对

她讲的话频频点头、声声称是。可如今，尽管她说得头头是道，会场仍是闹哄哄的，不买她的账，有的还向她翻白眼。有的人嘀咕：“走资派的老婆得意什么！”她安排生产无人听，甚至有人当场顶牛：“我喜欢匀苗，你为何派我喷药。”“我要扯草，你为何叫我挑粪——你走资派，怎么不带头挑粪？！”学校停课闹革命，工厂停产闹革命，你为何还要叫我们下地劳动？”“我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胡贤德，你不要以生产压革命！”

一直表现很好，一直受人称赞的她，从未受过这样的打击。面对如此景况，她心乱如麻，但她毕竟是有理智的人，尽力控制住感情，心平气和地说：“同志们，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批评，但是生产不能不搞，如果农民都不种粮食，不种蔬菜，土地净长着草，大家就会饿肚子。没饭吃，命都保不住，又怎么闹革命呢？……我提个建议：从今天起，我们白天劳动，晚上开会，有什么都可以谈出来，好吗？”她这个意见得到多数社员的赞同。

大女儿秀蒂初中毕业，品学兼优，就因为老子是“走资派”，未被推荐上高中而上山下乡了。更令她心颤的是有一天六岁的义蒂牵着两岁的弟弟云蒂，去找队里的好朋友小明耍，谁知刚走到小明家门口，小明冷冷地说：“走资派的崽子，谁和你玩，滚开！”小义蒂感到像晴天头顶打了个闷雷，他拉着小弟弟赶紧跑回家关紧门哭了好久好久，弟弟也似懂非懂地哭了。能说什么呢？只有伤心的泪水能洗去羞辱，然而在他小小心灵上留下的伤痕何时才能愈合呢？不过，令他庆幸的是，院里小朋友们还是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地照常与他玩得很欢。

一桩桩、一件件令贤德心寒的事接踵而来，像长长的胶卷一样在脑中过不完；她越想越气。她想大哭一场，可哭不出；她想发泄她的委屈，可不能。很久以来，她食难咽，睡难眠，昏昏沉沉。一天，她终于卧床不起，暗暗啜泣；庭院里住的一个小学教

师和一个幼儿园教师，被扣上“臭老九”帽子，天天挨斗，晚上回来也低低地吸泣。

“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云蒂兴奋地跑向艾朴厚，而义蒂却瞟了朴厚一眼，冷冷地说：“爸，你干嘛要当‘走资派’？人家叫我们‘走资派崽儿’，叫妈妈‘走资派老婆’，不和我们玩了……妈妈都气病了！”朴厚打了几个寒噤，跨进卧室，急呼：“贤德，贤德，你可要挺住啊！……”贤德不答应，只是吸泣。朴厚见妻子气成这样，也唰唰掉泪说：“你不是不知道，中央、省、地、县以及各单位大小领导都被打成了走资派、被揪斗，但都没作结论。时间是会作出正确答案的，你一定要想开些。我不能没有你呀，孩子们不能没有你呀！这个家不能没有你呀！——我的爱妻。”“别紧张，我不会寻短路，可你得说老实话，你究竟有多少问题？有多大问题？能不能争取早点‘解放’出来？以免我们娘儿背黑锅，活受罪！”贤德以乞求的口吻说。“贤德，相信我吧，我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仅仅是因为在自然灾害那年头，我曾根据刘少奇主席提出的生产自救，主张屋前屋后种瓜种豆，争取不饿死和少饿死人，又允许农民在农闲时编点篾筐箩筐卖。一次，一个农民在场头巷尾摆摊补鞋，有人没收了他的工具，还要罚他义务劳动七天和罚40元款。经我了解，他因为孩子病了无钱治，又借不到钱，实在无法才摆摊补鞋。我作为区长，见状不忍，叫把工具退他，义务劳动和罚款都免了。现在有人把这事儿翻出来贴我的大字报，说我支持单干，这是资本主义尾巴，跟着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就成了‘走资派’”。艾朴厚长长地叹了口气又说：“让时间作答复，让历史作结论吧！贤德，你一定要相信我！”站在旁边的小义蒂抑制不住惊喜而又迷惑地睁着大眼问：“爸爸，你不是走资派吧？”没作结论前，朴厚不敢明确回答他，只说：“以后会告诉你的。”聪明的小义蒂跳起来拍着小手掌嚷嚷：